

总第10939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8
 邮发代号:31—2 热线电话/传真:(0571)88852349 88860470
 电子版:www.zjgrrb.com
 E-mail:alan0104@163.com
 地址:杭州市余杭塘路69号12号楼109室 邮编:310012

2006年,时任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师的李顺医生提出了一个生命关怀项目——对生存期限大约在6个月内的患者进行适当的护理,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去。第二年,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爱心天使”生命关怀志愿服务队,加入这个生命关怀项目。

学生志愿者们两人一组,每周一次,负责照顾一名临终病患。一届学生毕业了,新的一届又会接上,服务着病人。此间,“爱心天使”们都有一本《天使成长记》,记录着各自在临终关怀服务中的经历、感悟。

打开它们,会看到一场场一幕幕触及心灵的生命教育——



记者手记

临终关怀, 是健康者对于同伴 的一种责任

■记者杜成敏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爱心天使”生命关怀服务队成员每年始终保持在100名左右,而每年该校自愿报名参加这支志愿队伍的学生约有1000人。在学生们眼中,这支队伍代表了无上荣耀和崇高使命。

10年里,服务队先后获得宁波市志愿服务先进志愿服务站、感动宁波高校十大人物、中华慈孝节“当代中华最感人慈孝人物”等荣誉称号。

他们致力的临终关怀究竟有多重要?这是还没有多少人关注,却亟待全社会认真考量的一个话题。

临终关怀,其实挑战了人们两大习惯认知,一是西医理念:以延续生命为最高目标而忽略生活质量;二是传统孝道:将放弃创伤性治疗等同于放弃亲人生存。

事实上,临终关怀回归的是死亡本有的自然属性,强调生命是身心统一的整体。患者的精神层面应受到重视:将临终者从无望的机械性救治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支配生命的自由。简单地说,临终关怀就是提高临终生活的质量,维护死者的尊严。

陈君艳告诉我,她参加工作后对一件事印象很深刻:一位姓王的奶奶住院半年多,原本干净清秀的老太太迅速消瘦,眼球凹进去,眼眶和颧骨异常凸出,一张张斑点点的皮贴在骨头上。大限将至的时候,护工把她放在推车上推着,一路有些颠簸,看上去无依无靠。她腰间的裤子松了下来,陈君艳看到,大家以为已经没有了意识的王奶奶,竟伸出手做了个拉裤子的动作。陈君艳想,她一定是在维护自己最后的体面和尊严。她赶紧走上去,帮她整理好衣服,在她的耳边说:“奶奶,没事了,我们回家了。”

陈君艳告诉我,见过太多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很多患者在插管时就被告知没有拔下来恢复自由呼吸的可能,可家属总是不愿意放弃:“抢救一下吧,万一好了呢?”陈君艳很理解这样的想法,但是真的到了最后,呼吸机、强心针、气管插管、胃管进食……包括最新的“冷冻”,这些高科技真的能让人起死回生吗?“在医院里待久了,你就不太会相信奇迹,反而死亡是永恒的话题。”陈君艳说,“其实生命的宽度比长度更值得重视。而这正是临终关怀的意义所在。”

但是目前普遍的问题是,从事临终关怀的群体太少,除去有偿的服务外,志愿者团队还往往缺少专业的护理和心理学知识。而根据相关资料,台湾地区几百家医院几乎都有“安宁病房”。每个患者都专门配有一名护士,负责陪伴患者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而其护理费用是有医保制度保障的;在香港地区,也已经有13家医院设立了专门的临终关怀病房,而每一个陪伴患者的护士都会被亲切地称为“握手姑娘”。“而在大陆的绝大多数城市,这样的专业医疗机构几乎为零。”

已经工作多年的陈君艳,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临终关怀志愿服务事业。她打算一步步来,除了培训更多的志愿者外,下一步她考虑借鉴深圳的经验,在病房对患者和家属进行临终关怀知识的宣讲和培训,或者,把更多有专业知识的医护人员拉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每个人都要遭遇那样的情况,而谁都不想被遗弃。让每一个将死的人获得善终,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社会做出的承诺,也是那些健康者对于同伴的一种责任。陈君艳说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的这番话给出了她的心灵话。而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应该思考的——作为健康者,我们对于同伴的责任。

此岸彼岸间的“爱心天使”

■记者杜成敏

悲痛中的成长

在遇到双双之前,我一直无法深刻地理解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叫陈君艳,是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09级护理专业的一名学生,也是“爱心天使”服务队的成员。对于死亡的定义,我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可是知道死,和真正经历它,是两回事。

双双只有19岁——一朵待放的蓓蕾,还不曾盛开,却已凋谢。

第一次见到双双,我不知道该如何和她打招呼。因为从她的脸上,我已看不出性别和年龄。于是我假装不经意地瞄过床头卡,鼓起勇气轻轻地对她说:“双双,姐姐来看看你。”她点了点头。

其实,她本来是想给我一个微笑的,然而她能做到的只是嘴角轻轻地抽动一下。因为化疗的副作用,双双的嘴巴里满是溃疡,一动就痛。

双双得的是白血病,现在,她的四肢已经完全没有了力气,每次清晨我过去看她,她都会说:“姐姐,帮我捏捏手,你捏捏我就不麻了。”我就笑着帮她揉揉手脚,这样一双很快就会睡着,只是睡眠时间不长。

即使这样,双双仍还一直保持着坚强与乐观。一天清晨她告诉我:“我的检查结果都不错呢,白细胞什么的都很好,现在就是手脚没力气,其他都好的呢。”我做出很开心的样子祝贺着她,努力掩藏起内心的那份心疼和痛楚。

新闻里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轻生的消息,想想真是可笑,他们肯定不知道,这里有位女孩对生命有着炽热的渴望和热爱。

我一直不敢多想双双的病情,我和双双一样坚定地相信她会慢慢好起来。直到叔叔拿着双双的身份证给我,拜托我把身份证上面的照片翻拍,放大,加框,备用……

我当时愣在了原地,我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托付,可是我不忍多看叔叔颤抖的双唇,于是用力地点点头,然后迅速转身离开。

第二天拿到照片后,我只匆匆看了一眼加了黑框的照片,眼泪就决堤般地流了下来。

那一刻,我真切体验到死亡是多么的冷酷无情,双双才19岁啊!还有多少美好的人生未去经历!

从沉重的心理阴影里走出后,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很多,我明白将来要成为一名护士,必须要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的必然过程,如何用有限的生命,解决临终者的不适和痛苦,才是更加有意义的选择。

我,仿佛也可以被依靠了

与潘叔叔相识,是在宁波李惠利

医疗中心。当时,潘叔叔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细胞开始在他全身扩散。获知自己的病已经无药可救后,他一度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为了鼓励他,接下来的每个周末我都抽空去医院陪他,为他做护理、按摩理疗,给他唱歌。平时也经常发个短信给他,拉拉家常。

在我的努力下,潘叔叔心态慢慢地好了起来,看得出来,他已经能够平静乐观地走完最后的生命历程。

出院后不久,潘叔叔就邀请我们去慈城玩,用另一位志愿者盛儿的话说,那是我们的“爱心之旅”。

那天早上我们一大早就出了门。叔叔6点就发短信催我们,怕我们睡懒觉。阿姨后来告诉我们,叔叔5点钟就起来了。

到了慈城后,叔叔那天特别的开心,一直在笑。我们在几处风景好的地方拍了很多合影,叔叔笑着说那是“全家福”。阿姨说:“叔叔出院这些天一直闷在家里,今天我看他是真的开心。你们能来啊,真好!”叔叔忙笑着点头。

那一刻,那种笑容,定格在我的心里。我突然觉得,我长大了,仿佛都可以被当作依靠了。

到了慈城后,叔叔那天特别的开心,一直在笑。我们在几处风景好的地方拍了很多合影,叔叔笑着说那是“全家福”。阿姨说:“叔叔出院这些天一直闷在家里,今天我看他是真的开心。你们能来啊,真好!”叔叔忙笑着点头。

那一刻,那种笑容,定格在我的心里。我突然觉得,我长大了,仿佛都可以被当作依靠了。

其实,“爱心天使”进行生命关怀,不仅仅是走入病房、走入病人家中,更是走入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的心灵。在日日月月的相处中,志愿者们和病人及其家属之间建立的那种感情、那些感动,是我拙劣的笔触无法尽情描述的。

温暖还在,牵挂还在

她叫黄佳宁,只有9岁。我一直清晰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走入她的病房时,佳宁那张小脸上兴奋的表情。长期的治疗已经让她离开学校和小朋友们太久了。

“姐姐,坐到我旁边来嘛。我得的是白血病,不传染。”

从一开始,我就低估了小佳宁对我们的依赖。第二次见她时,由于堵车,我们迟了一小时才到医院。刚到病房门口,我们就听到小佳宁哭着对妈妈说:“骗人,姐姐说好今天还会来的,她们骗我……”

我们笑着探头走进去,我故作生气地说:“呦,佳宁在这怨我们呢,那我们走喽。”只见小家伙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还挂着泪珠的小脸又一次美丽地绽放了。

她伸手拉着我们讨好地说:“我是担心姐姐路上堵车啊。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来,今天我们要半决赛哦。”所谓半决赛,是我们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赢了的她会给我们奖励水晶贴,贴在眉间、耳垂……

佳宁妈妈告诉我,佳宁很懂事,治疗的时候很配合医务人员。有一次做骨髓穿刺,她怕妈妈看了心疼,就不让妈妈陪着。妈妈忍着眼泪给小佳宁的手里塞了几张纸巾后就在门口等着。出来时,佳宁还调皮地对妈妈说:“妈妈你看,纸巾都是干的,我没哭哦。”

不久后,佳宁妈妈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佳宁在杭州找到了合适的骨髓,配型相当成功!合同已经签好了,准备给佳宁骨髓移植。”

这是我参与生命关怀以来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佳宁可以回家了,很快就能摆脱疾病,然后重返校园,然后,一直快乐地生活下去。

可是,事情远远没有我想的那么乐观。中秋节那天,我接到佳宁妈妈的短信,说佳宁的治疗已经花掉了几十万元,接下来的手术费和术后的抗排异药要花费上百万元。家里已经负债累累,亲戚朋友都不愿和她们有联系了。她每天带着佳宁和病例走访各个工厂,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她们,甚至有的厂家的保安都不让她们进去。几天下来,只有一位老板掏出了200元钱给她。

阿姨告诉我,骨髓移植手术的有效期是3个月,如果筹不到手术费用,那就意味着放弃。

阿姨说,她是一位母亲,她不能因为自己的无能而让孩子失去生存的权利。就算碰再多钉子,她也要一直努力试下去。

她说:“君艳,你们不是‘爱心天使’吗?阿姨求你帮帮我,帮帮佳宁!”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划过小佳宁的身影,我真的不忍心……但我只是



“爱心天使”与患者合影。